

張存德劇作選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张存德剧作选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存德剧作选集/张存德 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6

ISBN 7—206—04712—2

I. 张… II. 张… III. ①戏曲—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 019470 号

张存德剧作选集

作 者	张存德
责任编辑	刘文辉
封面设计	刘春宏
封面题字	成希孟
文稿协理	容智女 郑富稿
出版发行	吉林人民出版社(130021)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长春时代彩印厂
规 格	850×1168 32 开本
印 张	7.5 印张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0001—1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6—04712—2
定 价	40.00 元

序

在经济大潮冲击下,许多人津津乐道于物质财富的拥有和享受。这似乎无足为怪。当然也有人始终钟情于文化精神产品而不舍,甚至以殉道者之灵台去守望。对此,在一般俗夫眼里,似乎是愚不可及的事情。然而在我看来,笃情于文化精神产品者,总比那些“大啃猪蹄子”,“暴喝扎啤”的人有些品位,也“傻”的可爱吧!张存德先生即是这样一位以文化艺术产品守护为己任,几十年锲而不舍努力耕耘的剧作家。

张存德先生是位知名的剧作家和戏剧艺术评论家。几十年来,他兢兢业业、辛勤耕耘、呕心沥血的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戏剧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参加了省、市或全国的会演,荣获大奖,获得广大观众和文艺界及专家们的好评。这些作品不仅活跃了文化演出市场,而且就其内容与形式而言,既传承了中国古典戏剧作品的优良传统,在“古为今用”与“推陈出新”上,也有独创性。这次,存德先生从他一生所创或改编的几十个本子中选出了六部作品,集结成集付梓,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在六部作品中,电视连续剧《水浒·顾大嫂》播映后,在全国评审获大奖;京剧《纣王与妲己》、《丁宝桢智斩安德海》、《姜子牙火烧琵琶精》都演出过,赢得观众的赞许;京剧《重审诗扇案》是由我二人合作改编于我的同名小说而成,曾获山东省戏剧会演一等奖;吕剧《春城飞花》是一部反映商业界先进人物事迹的现代戏,演出时受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商界广大职工的赞赏,并获得省、市会演的一等奖。综观这些戏可看出存德先生一贯钟情于历史精粹或着眼于历史传说,经过精心编撰,创作出耐演又耐看的剧目来。可以说这是他创作生涯上的

强项。在这些作品中可看出,他所撰写的剧目,大都有戏,可以毫不夸饰地说,这些戏大部分都人物鲜明、内涵丰富、情节生动曲折,令观众喜爱,故能常演不衰。当然,这与他熟稔京剧编剧的艺术技巧有关。他善于选择历史故事中情节曲折、人物鲜明、富有“戏核”的题材,加以穿凿而成。这给导演和演员带来极大的创演热情和创演喜悦。此外,存德先生的作品,从内容上讲很“正统”,即内涵上健康、催人奋进。没有歪七杂八的污秽的东西。作为一位剧作家,这种艺术品格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它的艺术形式却是既尊重戏剧规律,又能广收博采,根据戏剧的需要而创新。例如在《姜子牙火烧琵琶精》中,为了凸现琵琶精的狡猾多变的特点,就借用和设计川剧中的“变脸”技巧来刻画琵琶精,演出时赢得满台彩。这表明作家的创新意识,也表明作家心里是装着观众的。这同时下演艺圈里那些为了舔点铜臭钱,竟“文胆包天”,肆意戕杀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他们用什么“大话”、“歪话”、“水煮”等令人不忍卒睹的手段,践踏、蹂躏、胡编乱造四大名著,还美其名为“创新”,“颠覆”和“变脸”。这种窃贼式的剽窃,惊人发指!

存德先生诸病纷至沓来的暮年,还奋不顾身地编选了这部戏剧作品集,精神着实可嘉,值得祝贺。它既可将张先生一生“写唱本”的生涯来个小结,画上个完满的句号,又可为文化艺术事业增添一份文化精神产品,还可对那些文化小“抢手”们予以历史的辩白——如果那些小文人们能看到这本戏剧集的话。到此搁笔。权且作为序。

丛 聿

2005年5月12日草

目 录

电视连续剧《水浒·顾大嫂》	(1)
京剧《纣王与妲己》	(35)
京剧《重审诗扇案》	(73)
京剧《丁宝桢智斩安德海》	(117)
京剧《姜子牙火烧琵琶精》	(161)
吕剧《春城飞花》	(205)

《水浒·顾大嫂》

《水浒·顾大嫂》

(电视剧)

1

夜。登州府狱中。

浓云遮月。

阴森森、昏暗暗的牢房。突然，拷打声、嘶吼声，震破寂静的深夜。

一群如狼似虎的牢子把两个“犯人”拖进牢房。铁栅栏上锁。

两头蛇解珍身着豹皮裤，虎皮套体。

双尾蝎解宝穿戴与解珍相仿。

二人躺卧在潮湿的土地上。

解珍慢慢爬过去，把浑身灼痛中的解宝扶起，焦急地呼喊着重：“兄弟，我的好兄弟！”

解宝苏醒，猛扑到解珍怀里嘶喊着：“哥哥！”

一个牢子打扮的人走到牢房外，轻声地呼喊着重：“解兄，解兄！”

解珍闻声眼含热泪地说道：“乐和贤弟，知府与毛善串通一气，看来有冤难申，要想出牢，除非一个人。”

“谁？”乐和急切地问道。

解珍：“十里牌坊十里香酒店，我表姐顾大嫂！”

乐和会意地点点头。

2

晨，十里酒店后院。

宽敞的后院落里摆设着刀枪剑戟，斧钺勾叉。

小尉迟孙新头戴绛紫色武士巾，身穿软缎箭衣，正在练武。伙计们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看到绝技处，赞赏不已。

孙新一个腾跃踢打后，收住招式。伙计们连声叫好。

顾大嫂走出堂屋。

顾大嫂，绰号母大虫，高高的身材，脸色红润，头戴钻石首饰，身穿古铜色的绣花袄裤。套着一件紫绒坎肩。

伙计们喊道：“内掌柜，这回该看看你的武艺啦。”

顾大嫂：“我？是老虎耍叉——没招！”

孙立满脸带笑地恳求道：“内掌柜，你就露两招让大伙开开眼吧！”

孙新把三把锃亮的匕首递给顾大嫂。

顾大嫂看着吊在槐树上的三个沙袋，顺手把匕首甩出去，绳断沙袋落地。

伙计们惊喜若狂：“好！真绝啦！”

3

晨，十里香酒店内。

乐和快步走进酒店，直奔院内。

顾大嫂看见乐和公差打扮，不耐烦地喊道：“喝酒在外边，往屋里闯什么？”

乐和：“我找内掌柜的有事。”

顾大嫂：“有什么事？”

乐和定睛看：“您就是顾大嫂吧？”

顾大嫂不卑不亢：“不错。”

乐和忙解释：“我姓乐，咱们还是亲戚呢！”

顾大嫂：“是乐和兄弟吧？长得还真像我嫂子，快到里边坐。”

4

堂屋内。

顾大嫂倒茶递给乐和说：“看样子，你有急事？”

乐和：“解珍、解宝被捕入监啦！”

顾大嫂：“啊？怎么回事？”

5

崖顶。

猎户们跑在崖顶，向下俯视。

一只大虎落到毛善的后园里。

6

毛善的厅堂。

毛善不安地走来走去。思索片刻，随手把解珍、解宝的钢叉藏起。

毛福疾步跑来：“太公，不好了！让他们看出破绽来了。”

毛善闻言，惊慌躲藏，解珍、解宝破门而入。

解宝：“快还我们的老虎！”

毛善：“哼！寻虎不着，反耍无赖……”

解宝：“若不将虎交还，我们就搜！”

毛善拍案：“大胆！”

对方对峙了一会儿，兀地，解宝用力将毛善推了个趔趄。

毛善高喊：“快来人哪！解家兄弟行凶打抢啦！”

毛仲义率捕快闯进厅堂叫喊：“抓住他们！”

一群捕快、差役扑向解珍、解宝。

毛仲义抄起凳子，朝解珍砸去，解珍闪身躲过，砸伤解宝。紧接着，四五个捕快把他按倒地下。

解宝急喊：“哥哥快走！”

解珍纵身欲救，不慎被绳子绊倒。几个庄丁忙将他套住。

毛善：“把这两个强盗押送府衙！”

众捕快将解珍、解宝推拥而去。

7

午后，登州府大堂。

公堂上悬有：“明镜高悬”四个大字。

知府正襟危坐，王正侧立，两旁的牢子手持水火棍，杀气腾腾。毛善、毛福站立一旁。

众差役把推上大堂的二解按倒在地。

知府：“三日限期已满，未曾猎到猛虎，还到毛善庄院寻衅闹事，何不从实招来！”

解珍：“小民奉命进山猎虎，将猛虎射死落到毛善的后院里。他赖虎不给，反来诬告，望大人明断！”

毛善：“启禀大人，现有凶器赃物为证。”

毛福把钢叉、“赃物”和被砸碎的东西递上。

解珍：“大人，这钢叉是猎虎用物，怎说是打抢的凶器？”

王正急忙进言：“解珍、解宝限期已满，未曾交虎，乃第一行大

罪；持械行凶，白昼打抢，乃第二行大罪；拒捕毆差，乃第三行大罪……”

知府：“久闻你二人在登云山一带，横行乡里，结交匪徒，其罪难赦！”

“不！是王正、毛善撒慌诬陷良民，你不去追问，反来威福我弟兄，是何道理？”解宝气冲冲地问。

知府猛拍惊堂木：“大胆！竟敢咆哮公堂，若不杀杀你的暴气，也不知道王法的厉害！来人呀！将解宝重打八十！”刑签落地。

8

回忆毕

顾大嫂愤恨地：“真是狼狈为奸！”

乐和：解家兄弟说：“除非嫂子能救……”

顾大嫂取出十两银子和金疮散一包递给乐和说：“监里的事有你，外头的事我包啦！”

9

晨。登州府衙门口。

顾大嫂猛击堂鼓，顿时，衙内差役高声呐喊：“喂，喔——大人升堂喽！”

10

大堂内。知府堂。

王正高喊：“带击鼓人上堂！”

顾大嫂推开牢子，走上大堂，躬身施礼：“民妇叩拜知府大人。”

知府冷漠地：“擅击堂鼓，理应重责。来人！”

顾大嫂：“慢！久闻大人明镜高悬，从不屈打无辜，民妇才敢击鼓鸣冤！”

知府微笑：“你倒很会讲话——有冤当面讲！”

顾大嫂：“民妇乃是替表弟解珍解宝鸣冤。”

知府顿时不悦，“哼！他二人本性刁悍，违限赖虎，行凶伤人，何冤之有？”

顾大嫂：“据民妇所知，猛虎确实被解珍解宝射中，落到毛善园中。”

“有何为证？”

“猎户们的联名证词。”说着掏出证词。

差役接过呈递，知府视而不见。

王正见势不妙，暗示毛善。

毛善：“大人，解珍解宝，行凶打抢，拒捕殴差，俱是实情。”

“你赖虎不还，谎言报官，诬良为盗！”顾大嫂针锋相对。

毛善瞠目结舌。

知府：“住口！当着本府竟敢如此撒泼！”

王正趁机煽惑道：“大人，刁妇擅击堂鼓，无理取闹，理应重责！”

顾大嫂怒火中烧：“王正！你袒护毛善，暗中行贿，混淆是非，该打的是你！”

知府：“本府自有公断。证词待查，下堂去吧！”

众牢欲上前推拉，顾大嫂怒目而视……

11

正午。穷街僻巷中。

顾大嫂和乐和并肩而谈。

顾大嫂愤愤地：“眼下只好求大哥帮忙。”

乐和：“姐夫跟知府往日有点宿怨……”

顾大嫂：“唔？”

乐和：“那是一年前的事啦……”(回忆)

(画外音)“知府的内弟，是提辖府的粮秣官，因克扣军饷，贻误战机，姐夫传令斩首示众。知府前来求情，改罚，重打一百军棍，削职为民。当时知府是笑在脸上，恨在心里……”

(画面)军营中，孙立训斥粮秣官！“传令斩首示众！”军士刚欲绑走，知府赶来求情。孙立念其情面，传令当众重打粮秣官，知府伪笑而去(回忆毕)

顾大嫂：“照这样，事情恐怕有些难办。”

乐和：“事过境迁，知府也未必耿耿于怀。不过，见了姐夫咱们结交邹渊、邹润的事，一个字也不能露。”

顾大嫂默然点头。

12

夜。知府客厅。

灯光通明。

知府正在灯下鉴赏古玩。

王正引毛善、毛福捧礼盒走进客厅，笑容满脸，走近知府耳语

……

知府：“请坐。”

毛善：“不敢，不敢。草民特来拜望大人，些许薄礼，望乞笑纳。”

知府：“毛太公何必这样客气？俗话说：“‘无功不受禄……’”

“受禄必有功啊！”王正笑着插话。

毛善：“大人，解家兄弟……”

知府：“本府自有处置。”

毛善站起：“大人公务繁忙，草民不便久扰，告退。”王正送出，复又返回客厅。

贾六、胡九，轻步走进客厅，躬身施礼。

贾六：“小人奉命监视孙新，见他又去登云山。”

知府闭目，置若罔闻。

王正领悟地示意贾六、胡九退下。

片刻，王正凑到知府耳边：“孙新、母大虫与草寇邹渊、邹润暗中勾结，谋反朝廷，说不定孙立早知内情……”

知府冷笑：“河边垂钓须忍耐，才能钓上大鱼来！”

王正：“母大虫被轰下公堂，说不定孙立要亲自出马，这往日的怨恨……”

“来而不往非礼也。”知府说罢，一阵冷笑。

13

晨。提辖府厅堂。

画栋雕梁，陈设古香古色。

乐氏，眉清目秀，体态匀称，头戴钻石凤桃，紫色绒花，身穿淡蓝色衣裙，正在观赏盆景。

乐和引顾大嫂走进厅堂。喊道：“姐姐！你看谁来啦？”

乐氏看见顾大嫂惊喜地：“弟妹！”

顾大嫂紧走几步，握住乐氏的手：“嫂子！”

乐氏：“近来身体可好？”

“好！就是忙些。”

顾大嫂爽朗地回答着，落坐。

乐和急忙把茶端到顾大嫂面前。

顾大嫂：“大哥呢？”

乐氏：“在军营操练兵马，少时就回。”

14

庭院。

病尉迟孙立头戴倒缨盔，身披铠甲，外罩斗篷，路经庭院，进入厅堂。

15

厅堂内。

顾大嫂连忙站起：“大哥回来了？”

孙立：“弟妹来了。请坐。”

乐氏给孙立脱下斗篷。

孙立：“二弟为何没有同来？”

顾大嫂：“店里杂事多，脱不开身。”

孙立：“酒店生意如何？”

顾大嫂：“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哈……”

孙立：“店中繁忙，弟妹到此……”

顾大嫂：“我专为咱表弟解珍、解宝的事。”

孙立：“噢！此事乐和贤弟已经讲过了。”

顾大嫂：“大哥，你得想法，救他哥俩出狱才是！”

孙立：“我立刻找知府！”

乐和暗示顾大嫂快走。

顾大嫂：“一家人的事，我就不说谢了，天不早啦，我该回去啦！”说罢站起身来欲走。

孙立：“弟妹，请少坐，我有事问你。”

片刻沉默，面面相觑。

孙立：“近闻孙新结交了不少绿林朋友，可有此事？”

顾大嫂：“咱开的是酒店，招待的是南来北往的客商，难免夹杂着江湖艺人。不过人一走，茶就凉，哪里谈得上结交什么绿林朋友哇！”

孙立：“近来，官府四处缉拿登云草寇。愚兄担心你们招惹是非……”

顾大嫂：“放心吧！好人坏人我们分得出来。”

孙立满意地点了点头。

顾大嫂：“大哥、嫂子，我走啦！”

乐和送出顾大嫂，二人相视而笑。

16

晨。知府客厅。

知府正拆阅书信，面露笑意。

王正向知府身边凑去。

知府高兴地指着信说：“朝中高、蔡、童、杨四大人回复，所献奇珍异宝，业已收到，望我忠心报效朝廷，剿灭草寇，论功行赏。哈哈……”

王正谄媚地：“大人来日升迁，别忘了提拔卑职。”

知府纵声大笑。

(画外音)“孙提辖求见！”

知府与王正会意地点了点头。喊道：“有请！”

(画外音)“有请孙提辖！”

17

客厅外。